

风物 深度

香港自己的星：豪哥！许贤！征服后运动时代红线香港的绝招

当上代香港明星纷纷成为“大湾区哥哥”同“大湾区妹”，离开或留下的香港人，却在争唱MC \$oHo & KidNey的歌……



豪哥和许贤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凌梓鎏 发自香港 | 2021-12-14

香港文化

[illegible]

【编者按】有人辞官归故里，有人漏夜赶科场。上一代香港明星纷纷北上成为“大湾区哥哥”同“大湾区妹”，令港人在惨澹时代陷入全城追星的，也当然不再是他们。留于此城以创作脍炙人口的，当然得算上音乐组合MC \$oHo & KidNey。这次，我们把组合二人豪哥和许贤约到天台上，逼他们说出了能用日常白话征服后运动时代香港全城的“绝招”。

又到年尾，香港各大音乐颁奖礼忙计数，准备派成绩表。商业电台的叱咤乐坛颁奖礼尤其引起热话，连身陷囹圄的社运人物岑敖晖在FB贴“狱中书简”，也为他喜欢的叱咤入围歌拉票。

今年叱咤“我最喜爱的组合”五强有Mirror，也有MC \$oHo & KidNey。后者一曲《系咁先啦》，YouTube的MV观看次数已逾400万。即是撇除脱节之流，香港好多人都知，MC \$oHo & KidNey就是豪哥（苏致豪）和许贤，是网片频道“试当真”始创人、誓为香港电影新一代杀出条血路的游学修以外，两位28岁的主脑。

港产天团Mirror的红，是现身20分钟会被上千狂迷簇拥。豪哥和许贤的红则有不同，他们的网片主题或歌词皆成为当下香港网路通行潮语。他们貌似无厘头的搞笑，有说穿港人心事的微妙底蕴。如一首《跌嘢唔好搵》（掉了东西不要找），意指掉了东西时如果放弃寻找，反而可能突然出现，其rock版歌词亦借此唱出港人的精神缺失：

跌嘢太多 已经数唔清楚 （弄丢的东西太多 已经数不清楚）
公义同良知 仲有心中团火 公义同良知 还有心中那团火）

“行自己条路啦 香港人（走自己的路啦香港人）”，他们这样唱。连不久前特首林郑月娥跌倒手肘骨折、港铁生意外脱掉车门等新闻，网民都纷纷以“#跌嘢唔好搵”，于网路“窃笑”此等后社运时代令人怀恨对象。

“现在香港，很多人很压抑。”豪哥说：“虽然情绪多了，自然复杂，但又好像没早几年那么闷。”试当真营运才一年多，MC \$oHo & KidNey出道更不足半年，两者都爆红，许贤觉得与时势有关：“如果大家过往没那么压抑，可能就没那么想要娱乐。”

他们貌似无厘头的搞笑，有说穿港人心事的微妙底蕴。政权今日还在说过气的狮子山精神，还想人安份守己，相信发奋便有未来，后社运一代港人，只觉难听过粗口。而豪哥和许贤，正是老实唱出这班港人的精神面貌。

港式无厘头与口语入歌

社运后新香港，红线变红海，压抑到令人含泪逃走他乡，移民潮全球皆知。许贤早前才在机场送别移民他乡的姊姊。他的体验听来啼笑皆非，“这边厢我忍著哭，那边厢劲多人（特别多人）找我合照。”以前没想过，有天会变大红人？“没想过，我觉得好神奇。反而身边人如游学修，就很有意识令更多人认识我和豪哥。”

他与豪哥识于微时，是中学同学，创办试当真前，曾一起在网络创作团体“CapTV撷电视”和“金刚Crew”工作。“记得以前在金刚Crew，我IG只有一万人以下follow，现在就有九万多，豪哥有七万多，因他少玩IG。理性上是开心的，有多些人看我做的事，有多些资金support，令公司能营运。感性上也开心，觉得多了朋友。”他腼腆一笑：“你说一句话，他们（粉丝）就觉得那是很重要的。”

出乎许贤所料，那些粉丝朋友，竟也包括小朋友。他和豪哥无论上街或工作，总碰到人说自己的子女或甥侄，仅三岁都会唱《系咁先啦》（先这样吧）。豪哥反而不太惊讶，说昔日成功的广告歌，诸如出自黄霑的作品，都能令三岁港孩琅琅上口。

身为90后香港仔，他的童年回忆广告之一，是荣华腊肠。“它很简单直接说，‘元朗自设嘅大工场’（当年广告有两个版本，分别由林海峰和葛民辉rap出对白）。就是告诉你，荣华腊肠是什么？在元朗制造的，自设大工场的啰！”洗脑力之强，他现在仍边rap边笑：“有时我都会无端哼起这几句，好过瘾。我很喜欢这种歌。”他们的创作也有这种特质，《系咁先啦》的广东话歌词，尤其副歌同样简单直接，香港人一听就明：

走先喇系咁先喇 （先走啦就这样吧
下次再玩吓 下次再玩啦）

填词的豪哥说，这歌出现的契机是广告客户。“它（客户）是卖酒的，要求在MV出现酒，歌曲与party有关便可。”结果这首歌变成明谈party，暗地里呼应香港新一波移民潮。“我对party有很大感受，说先走时，经常被人留著，问为何那么早走？这种气氛令我好烦好尴尬，像要应酬一下他，而不留下，是否真的很扫兴？后来有同事移民，咦，发觉他的感受跟我很相似。他说离开有种内疚感。我便将party和移民写在一起。”

政权今日还在说过气的狮子山精神，还想人安份守己，相信发奋便有未来，后社运一代港人，只觉难听过粗口。而豪哥和许贤，正是老实唱出这班港人的精神面貌：

要走就要走 要够胆讲出口 （要走就要走 要够胆讲出口 Fing开啲手 我冲落楼
要走就要走 搵呢到嘅出口 要走就要走 找这里的出口） 走嘅时候有 少少内疚

（甩开那些手 我冲下楼 走的时候有 少少内疚）

离开要鼓起勇气，但走了也不好受，两难。想过移民吗？他和许贤失笑指，这像被问有否想过结婚，答案相同，就是总会想过，但没实质去计划。此刻仍在香港生活，他们躲不过离愁别绪。许贤说：

“离别，说来就来，只能硬食（硬抗住）。好像大家都打算走，未必即时，可能三、四年后，那所有事都变得有限期，令人感觉很悲。你几年后都走了，我还好不好（可不可以）跟你做事，一起建立一些东西呢？”他一转念，又劝自己开看点。提到姊姊已离港，他说过去十年，其实很少抽空与她吃饭。“可能走不走，大家见面时间也差不多。一个人去到哪里，你都可以珍惜他，反而近在咫尺时却没见面。能珍惜眼前人的话，就去做啰。”

“若我们能投射一个无忧无虑的形象出来，大家可能会少些压抑，但做这件事，我们有没有压力？当然有。”



豪哥和许贤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软硬是神 我们是人

香港好多人赶移民，新闻中机场日日有人洒泪，大街大巷亦好多（女）人追Mirror，两者大概没冲突。Mirror这十二人男团，令本地追星潮复活，蜂拥程度，媲美90年代四大天王。“镜粉”会一掷千金应援，租巴士、电车车身广告为偶像庆生，甚至在平常日子，你上街走一天，想眼不见Mirror任何一员的代言广告，几乎没可能——麦当劳、Calvin Klein内裤、各大银行、保险、家电和化妆品等广告，铺天盖地都是他们。MC \$oHo & KidNey戏谑Mirror效应的新歌《Black Mirror》，就大唱：

周围都系，你话你老婆同佢系乜嘢关系 地铁站又系你 巴士站又系你
（到处都是，你说你老婆同他是什么关系） 食晚饭又系你 买电器又系你

许贤说：“游学修跟我分享过他的隐忧，我也认同，就是这十二人红了，（香港的）娱乐行业好像很兴旺，但他们不停被广告消费到尽头，背后都有种不健康。”

狂迷爱Mirror，也有旁观者说，十二子是艺人而非音乐人。MC \$oHo & KidNey却有自创背景，声称是从纽约回来的“香港嘻哈组合、音乐家”。这次他们受访，时而煞有介事，强调是以豪哥和许贤的身份说话，因MC \$oHo & KidNey“另有其人”和性格。

豪哥形容：“MC \$oHo & KidNey自觉走巨星路线，很cool很串（嚣张），没礼貌。你问为何讨厌Mirror，他们会答，是无缘无故的恨！”

妙在，《Black Mirror》以“咩话”（啥玩意）为Mirror谐音，唱道： 以前追蔡枫华 你而家追咩话
以前追黄日华 你而家追咩话

这首歌时时令人想起“Leon学友我哋（我们）支持你／Aaron华仔我哋支持你”，亦即与90年代rap潮流先驱软硬天师的一曲《广播道Fans杀人事件》隔代异曲同工，乃是rap著讽刺香港流行乐坛与追星狂相。若少年你太年轻，或许未必知道自80年代起，林海峰和葛民辉在香港商台以“软硬天师”组合之名，做DJ、打整蛊电话、唱歌拍剧……豪哥则兴奋说：“幸好有YouTube，让我们认识‘软硬’。我和许贤很沉迷听那些整蛊电话节目！中一（中学一年级）时我们经常一放学回家，就打电话整蛊同学。”

他嘴角上扬忆述，当时暗中拨出三人会议通话，令同学不知许贤其实都同时在线。“例如我扮问功课，许贤声演从大陆来港的表哥，忽然闯上我家暂住，然后他愈搞愈夸张，说窗外有UFO，叫我别顾著讲电话了。”电话另一方的同学，终于听出是恶作剧。两人少时已爱天花龙凤编故事，都算受尽“软硬”影响，自觉有他们影子吗？豪哥想了想：

“我不知软硬当年出现的气氛是怎样的，我只是重温他们的节目。软硬都是搞笑组合，转数很快（脑筋转得快），也会出歌，但他们是神仙，MC \$oHo & KidNey是凡人。”

“活著的勇气是什么？就是告诉大家，我现在一团糟，但我会处理。不开心就不开心，照样生活、工作、唱K！社会需要有人这样说出来。”

不开心但不孤单

是神是人也好，搞笑组合都想娱乐大众，甚或回应时代。许贤抽离KidNey身份，温文大赞：“我很喜欢MC \$oHo & KidNey，每首歌轻松得来，又谈社会议题。社会性的东西，其实又闷又复杂，如何变成歌，要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其他类型的歌手唱情歌，你会想，下首歌是关于什么感情呢？但MC \$oHo & KidNey有种独特性，他们在处理社会的情绪。”

“试当真”作为拍片频道，内容同样会以隐喻来幽社会一默。现实是香港红线处处，豪哥、许贤和游学修三大主脑，曾拍片交代，说“‘试当真’不主张直接作（政治）表态，今时今日的社会已未必容许，但我们仍然相信，每人应有发声或不发声的自由，我们相信以作品和观众沟通。”

不论拍片或唱歌，豪哥说：“每个年代要处理的情绪不同。若我身处叶继欢（八九十年代香港贼王）的年代，治安较差，以我那么胆小，上街会提高警觉，觉得要小心，都感到绑手绑脚。”

今天香港，我们有另一种绑手绑脚吧？

“系啰。”

从他心照不宣的微笑，相信他明白我指的，是有话不能直说的束缚。

虽然豪哥和许贤常说，画公仔画出肠，在创作而言是很闷的方法，成功隐喻反而过瘾。不过，真的没忧虑？豪哥说：“若我们能投射一个无忧无虑的形象出来，大家可能会少些压抑，但做这件事，我们有没有压力？当然有。否则占基利（Jim Carrey）也不用去画画。”说的是好莱坞谐星占基利以画画疗愈抑郁症。

许贤就吐出四个字：“见步行步。”深思一会，再说：“其实不只香港，整个世界都好混乱。就如面对疫情，不同政府对同事，都有不同处理手法，有些我认同，有些我不。对我来说，我会尽量在创作上，表达自己的感受。”早前试当真开台一年，做了一场“《试当真一周年现场版》（暂名）”舞台演出。许贤在台上真情剖白，说听见身边人都计划移民，有晚不知为何，独自走到海旁哭起来。

他问自己，是否很留恋香港？然后发觉，他唱歌讲移民，来到现实，原来不敢去想。

“现在我没那么不敢想了。我说那番话，是因为村上春树。他说过，你写作、创作，就是让世界不同地方的人，感到不孤单，那是我们要给大家共鸣的原因。他说得太好了，也提醒我们，什么是创作的初心。”豪哥说：“活著的勇气是什么？就是告诉大家，我现在一团糟，但我会处理。不开心就不开心，照样生活、工作、唱K！社会需要有人这样说出来。”



豪哥和许贤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